

當桃太郎來到音樂教室

Momotaro in Music Classroom:
A Cultural Study of Children's Song

王瑞青
Jui-Ching WANG
美國北伊利諾大學音樂教育系助理教授
Assistant Professor of Music Education,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U.S.A.

大家一起唱！

ももたろうさん、ももたろうさん
(Momotarō San, Momotarō San)

在台灣長大的我們，對這首日本童謠一定不陌生。不管是生在20世紀初的祖父母輩，戰後出世的父母、阿姨、叔伯，或是受完整中文教育的四、五、六、七年級生，甚至我們的下一代，即便無法從頭到尾把六段歌詞以日語唱完，對《桃太郎》的旋律一定耳熟能詳，哼唱幾句不成問題；不論那一個世代，許多人對這首童謠所描述桃太郎的英勇事蹟，都能倒背如流。是什麼原因讓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六十幾年的台灣人，不但繼續傳唱這首童謠，還將它列入台灣的經典流行童謠之一？我們是在何種情況下學會這首童謠？如何將這種學習經驗轉化成探索文化的動力？在強調知識整合的現代教育潮流中，音樂教師們如何善用童謠、兒童文學、藝術以及戲劇等類型的教學資源，將一首兒歌發展成跨領域的學習活動？本文將從文化探索的角度，以《桃太郎》這首童謠為例，探討兒歌在文化傳承中所扮演的角色，再以桃太郎的故事為基礎，設計一個整合藝術、文學與音樂的課程，以表現有深度的文化教育特色。

音樂與文化傳承

世界各地的音樂發展，總是與各個民族的文化有密切的關係，因此音樂在流傳時無法與人類生活中的各種活動分開。以兒童的日常生活為例，舉凡他們與家人、玩伴、學校老師和同學之間的互動，到觀看大眾傳播媒體所得到的訊息，這些活動都有機會接觸到音樂 (Peery & Peery, 1987)。在這種直接且近乎原始的學習環境裡，孩童們通常能自然地跟著阿嬤、媽媽或其他小朋友哼唱幾句唸謠或搖籃曲的旋律；在遊戲中則會吟唱充滿戲謔、詼諧、並且創造力十足的童謠、猜謎歌。這些寶貴的童年經驗不但是孩子們最早的音樂訓練，也是幫助孩子們社會化與培養他們認同自己母文化的無形課程。

正如人類學家Alan Merriam (1964) 所強調的，音樂的重要功能之一，是將人集合起來變成一個社會化的群體。在這個集合的過程中，人與人之間必須學習的社會化技巧，經常是在音樂活動中實踐出來，許多原始部落的音樂活動採用合奏的形式，可以支持上述的論點。民族音樂學家John Blacking (1973) 針對這個特別的音樂功用，長時間觀察非洲Venda (文達族，現屬南非共和國的一省) 的小孩與長輩或朋友溝通的方式，經常是敲打

ももたろうさん

Momotaro San, Momotaro San...

身邊隨手可得的物體，在這達到交流目的又有樂趣的行為下，孩子們便在玩音樂。Blacking認為，音樂活動對幼兒發展並不單純只是音樂的經驗，也提供一個小孩與成人都樂於參與的互動機會，這是人在社會化的成長過程中，極為重要的一個發展階段。不論是唱歌、跳舞、彈奏樂器，音樂除了是學習互動的媒介，大人也藉由音樂，將重要的文化價值觀傳遞給下一代。

以童謠吟唱為例，大部分兒歌歌詞描述的內容，多為一些在文化中被認同的價值，或是一些只發生在那個特定文化背景裡的人、事、物，經由歌謠傳唱，小孩從長輩身上學到的，不只是簡單的數字、唸歌謠、背詩句，學會形容一朵茉莉花，或是知道妹妹要背著洋娃娃，還學到更深一層對自己母文化的認知與認同，因而衍生出對這些童年歌謠無法忘懷的情感。《桃太郎》對台灣人從老到幼的影響，道理就在這裡。

殖民到後殖民時代的文化影響

十九世紀末日本對台灣半個世紀的殖民統治時期 (1895-1945年)，台灣人民被迫要接受到的，不僅是強硬的軍事與政治力侵略，還要妥協於異族文化 (殖民者的主文化) 所施行的教育，經過前後兩個世代改造，台灣人便逐漸地認同這個原本是外來的文化。以《桃太郎》這首歌為例，故事中所描述的英勇、忠誠的精神，在日本占據台灣之後，隨

著歌曲的傳唱，也成了皇民化時期台灣人必須遵循並且追求的美德。當時在公學校的台灣學童所受的文化教育，就是用《桃太郎》之類具有強烈民族精神的歌謠，透過吟唱歌謠中的每一段歌詞，引領學生超越時空進入桃太郎故事的世界。歌詞中形容桃太郎慷慨地與動物朋友們分享飯糰，他們彼此間的互信與互助，以及不顧生命安危渡海與惡魔大戰，最後為眾人帶來平安與幸福，字裡行間都反映出大和民族的武士道精神。當年的教育目的是將一套價值觀強行植入台灣人的思想中，兒童們在學唱的過程中不論有沒有體會到歌謠中的真義，其旋律與歌詞早已深刻地烙印在腦中，即使在戰後幾十年過去了，早已沒有「皇民化」或「忠誠度」的思想束縛，《桃太郎》也從思想教育的教材中退休，英勇的桃太郎仍然是一代代戰後成長的台灣兒童們心儀的英雄形象之一。下面將介紹以《桃太郎》為基礎所設計的藝術統整活動，讓學生藉此深入地探究文化形成的多層面向。

桃太郎之歌

這個活動雖然以桃太郎為主題，其文化的基礎是引自日本傳統戲劇 — 歌舞伎。歌舞伎在日本流傳已有三百多年的歷史，從江戶時代 (1603-1868年) 開始，成為一般市井小民平日的娛樂，它除了戲劇、舞蹈的主體之外，音樂、舞台設計與布景、演員的化妝、戲服和道具的製作，都是一場表演不



美術教育系學生著裝到音樂教室上課的情形。(王士樵攝)

可或缺的元素，表演前張貼在大街小巷的海報，更是日本浮世繪版畫蓬勃發展的原因之一（Cavaye, Griffith, & Senda, 2004）。由於一場成功的好戲需要結合許多類型的藝術，這樣的條件正好符合藝術統整的精神，對藝術與人文領域教師來說，相當具有參考價值。

音樂教師教《桃太郎》可合作的對象，包括社會（台灣與日本的歷史）、語言（劇本與寫作）、美術（服裝、道具、化妝、舞台設計與布置）以及表演藝術（肢體動作、口語表達、戲劇美感）等各領域的教師。在共同研擬課程目標之後，各領域教師便可就本課程的各個能力指標進行主題教學，除了教授學生基本的知識與應用技巧之外，還要培養學生們與人合作的態度，以彰顯桃太郎故事中分享與合作的精神，各領域的教師在此課程中合作是最佳的示範。

在音樂課的部分，老師可以從歌舞伎中的配樂談起，這種表演形式需要三類型的音樂元素（Wade, 2005）：

- 一、人聲擔任敘事說唱，用傳統的日本三味線或日本琵琶伴奏，通常以第三者的身分在後台述說故事的發展；
- 二、舞台上的伴奏團，負責台上演員在唱歌、跳舞時的配樂工作，通常有鼓、日本笛等樂器以及

合唱團；

三、後台音效團，由各種打擊樂器組成，負責劇中需要的各種聲響，此團的角色類似現今電影中的音效，專門製造如刀光劍影、雷雨交加的戲劇效果。

從上述的概念出發，教師可以根據故事的內容安排各個音樂演奏的部分，讓學生分組職掌所需的樂器。如果教學對象是高年級以上的學生，可以透過討論讓學生選擇各個角色所代表的樂器與音樂聲響；如果對象是年紀較小的學生，則由老師從旁引導，透過試奏與試聽來決定伴奏樂器與戲中角色的關係。這個意見交流的過程中，很容易激發出學生聽覺的想像力，並與故事內容串聯起來，譬如：木魚的聲音代表忠實的狗叫，沙鈴聲代表猴子不安定的好動性格，高音鐵琴的上行音階滑奏代表雉在空中飛翔的英姿，故事的主人翁——桃太郎則可以用象徵日本武士精神的太鼓擊奏出固定拍來表現。樂器的選取應依實際教室的資源略做調整，像是太鼓不是每個學校都有的樂器，用手鼓代替則是變通的辦法。故事中最熱鬧的桃太郎大戰惡魔，用各種鑼、鈸等金屬類的打擊樂器來製造鏗鏘的刀劍交鋒的聲響，會有精彩的臨場感。

傳統的歌舞伎表演中，舞台上的伴奏音樂家要熟記劇本，以掌握演員們開口唱歌的時間，以及舞

ももたろうさん

Momotaro San. Momotaro San...

蹈時的旋律與節奏，隨時都要專注舞台上的情形。教師若用這種方式，要學生模擬這些音樂家的工作，就可指導他們分析劇情，在熟悉每一位演員的台詞與動作之後，共同腦力激盪為劇中各幕配樂，甚至自行創作出適合的樂句，當然這部分要視學生整體的程度而定。如果學生的音樂能力尚無法創作，老師亦能自編符合學生程度的曲子讓學生來演練。

至於敘事說唱的部分，《桃太郎》歌詞分為六段，可交給學生分工負責。這首歌是以第三人稱寫成，敘述桃太郎精彩的歷險過程，此與歌舞伎表演中說書者的任務相似，符合本活動表演的需求。此外，老師可以訓練全班合唱《桃太郎》，並請幾位同學擔任旋律的伴奏，以目前台灣一般學校的設備看來，用直笛伴奏的可行性最高。

學生在音樂老師的指導下練習各類型的音樂伴奏，當排練到一個程度之後，便要融入其他的表演元素，此時，其他領域的教師也大致完成分別的訓練與製作工作，教師們必須互相支援學生的排演，才能達到表演的水準。跨領域與整合式的彩排，其目的在拼湊與組合學生在各分科學習中「分開的（或分散的）」知識與能力，將它們串在一起，使學生能夠融會貫通，達到整合式教學的目的。

演出之後

從故事歌謠學習社會價值及道德觀，是長久以來人類傳承文化的途徑之一，音樂就是這個傳承中的重要媒介。以童謠為例，我們在重複歌誦的過程，潛移默化地將社會、文化或民族的重要價值輸入腦中，進而成為人生觀或思維模式；音樂老師傳授這類的童謠，就是在散播文化的種子，對下一代的文化涵養有扎根的影響。如此說來，學校就是一個體驗文化、培養文化認同感的地方；若是教師們能互相支援、互相合作，用各個專業的角度帶領學



學生在教室聽講，卻心繫等一下的戶外演出。(王士樵攝)

生認識文化的各種面向，就是學生們的福氣。

台灣的文化並非來自單一的文化源。幾百年來，這個地區所經歷的各種政治與文化的更替，都帶給這個島嶼極大的衝擊，卻也點燃了台灣文化無限的生命力。如果讀者細心研究，每一首歌謠不論來自何處，只要是在台灣被傳唱過，台灣人就賦予一分特殊的情感，甚至加上台灣味。《桃太郎》這首日本童謠就這樣漸漸地本土化。

(本文作者信箱：jcwang@niu.edu)

參考文獻

- Blacking, J. (1973). *How musical is man?*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 Cavaye, R., Griffith, P., & Senda, A. (2004). *A guide to the Japanese stage: From traditional to cutting edge.* Tokyo: Kodansha Intl.
- Merriam, A. P. (1964). *The anthropology of music.* Evanston, IL: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 Peery, J. C., & Peery, I. W. (1987). *Music and child development.* New York: Springer-Verlag.
- Wade, B. (2005). *Music in Japa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